



中国医学伦理学
Chinese Medical Ethics
ISSN 1001-8565,CN 61-1203/R

《中国医学伦理学》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孝道对医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
作者：梅倩，陈新颖，许海东
网络首发日期：2025-09-22
引用格式：梅倩，陈新颖，许海东. 孝道对医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J/OL]. 中国医学伦理学.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203.R.20250919.1633.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孝道对医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

梅 倩¹, 陈新颖², 许海东^{1, 2}

(1. 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1; 2. 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目的 从实证视角探讨孝道对医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 以及家庭功能在医学生孝道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广西 3 所医学院校 501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利用孝道问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 及中国国家认同问卷分析其孝道、家庭功能和国家认同,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孝道、家庭功能与国家认同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医学生孝道正向预测家庭功能、国家认同, 医学生家庭功能正向预测国家认同, 医学生家庭功能在孝道与国家认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效应值为 0.12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8.14%。结论 建议将孝道融入医德教育, 注重医学生家庭功能发挥和社会实践平台拓展, 从而提升医学生国家认同。

【关键词】孝道; 医学生; 国家认同; 家庭功能

The impact of filial piety on medical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MEI Qian¹, CHEN Xinying², XU Haidong^{1, 2}

(1.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Filial piety is the cor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nd the family-nation sentiment derived from it has become a cultural root that strengthens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ethods:**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ilial piety on medical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urvey 501 students from three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Guangxi. **Results:** The study utilized the Filial Piety Questionnaire,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FACE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ilial pie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structural equ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契合机理及融通互构研究”(23XKS014);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孝文化的传承路径与发展机制研究”(21CKS009)

【作者简介】梅倩, 女, 研究方向: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医学人文; 陈新颖(通信作者), 女, 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医学人文; 许海东(通信作者), 男, 研究方向: 医学人文教育、传统文化与健康治理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variables.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filial piety, family function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Specifically, filial piety positively predicted both family function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family function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national identity. Additionally, family functioning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125, accounting for 58.14%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integrate filial piety into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focus on enhancing family functioning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expand social practice platforms to strengthen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filial piety; medical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family functioning

孝道作为中华传统伦理最基础的德性范畴，其伦理结构天然承载着家国同构的政治功能。《孝经》有载：“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道源于人类族群的血缘亲情，在“移孝作忠”的伦理延伸下，孝道成为父母之子嬗变为国家之子的“立身”起点，在宗族社会向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促成亲情伦理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逻辑跃迁。孝道独特的内在凝聚力与外在辐射力，构筑起个体对家国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1]47}。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传承孝道提供了理论指引，指明了孝道超越家庭伦理、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国家认同的发展方向。医学关乎人民健康，亦肩负国家发展之责。在医学教育领域，孝道与职业伦理高度契合，并在此基础上涵育社会责任感，关涉医学生的国家认同。对于医学生而言，“心怀苍生，胸怀家国”是医德规范的必然恪守。这意味着在“国之大者”的价值导向下，医学生需要深刻关切人民健康需求，把精医仁心融入国家认同建构。此命题是医学生的思想首责，亟须将个人成长、孝道伦理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紧密联结。本文基于家国情怀建构的逻辑，依据政治社会化理论，从实证视角探究孝道对医学生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分析孝道如何通过家庭功能影响国家认同，以此提出增强医学生国家认同的有效策略，为其职业伦理教育和社会责任培养提供实践路径。

1 理论背景

1.1 孝道与家庭功能

孝道最基本的伦理意义是指“善事父母”，即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意识与行为规范，由于父母和子女的天然血缘关联，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践行孝道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是自然发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是家庭的主轴。在传统社会，孝道规定了家庭成员相处的基本原则，家庭承担起了延续孝道的责任，通过家训劝诫、家风浸润、长辈示范、言传身教等方式，要求子女事生、事死、事祭，在侍奉事节中达到“习于成敬”的境界。除了规范孝行外，孝道还强调“色难”非孝，子女对父母应和颜悦色、柔声进谏，让父母精神愉悦，曾国藩把“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列为治家八本之一，在家书中嘱托兄弟“宜时常在家，以尽温清之职”。进入现代社会，“善事父母”的孝道本意仍在延续。不同代际的社会群体普遍认为，孝道意指对双亲的思慕、善待、奉养、敬爱、祭拜^[2]，这些核心内容在当代青少年群体中的赞同程度较高。双元孝道模型把孝道分为两个维度，互惠性孝道既是对“亲亲”儒家伦理的回应，也是对现代社会中强调子女与父母亲和平等状态的呼应^{[3]351}；权威性孝道随着社会结构变迁

和个体意识增强而逐渐式微。研究表明，孝道行为在现代家庭中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孝道可以通过家庭功能间接作用于行孝者的主观幸福感^[4]。因此，医学生的孝道可能对家庭功能产生影响。

1.2 家庭功能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理想信仰、国家主权等核心要素的价值体认，其形成并非个体孤立思考的产物，而是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不断交互、协同演化的结果。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01}，彰显了人的社会属性，个体政治文化与认同体系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建构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政治启蒙的第一场域，父母的政治态度、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不仅影响子女的早期政治认知，还可能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其国家认同^{[6]291}。家庭作为政治观点传导的重要机制，其功能发挥有助于个人形成政治观点^[7]，从而强化国家认同。具体而言，父母作为社会规范的执行者和政治文化的传递者，其政治态度在子女积累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人格、塑造国家认同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认同水平较高的父母能够通过积极教养直接增强子女的国家认同，也可能通过家庭内部的价值观塑造间接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6]292}。在家庭生活中，亲缘性交往模式与人格化政治交流模式有利于塑造个体独特的政治社会化空间，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自由表达的机会或情感体验受限，成年后可能表现出对政治事务的冷漠态度，甚至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8]146}，进而影响其国家认同。基于上述理论视角，家庭功能可能影响医学生国家认同。

1.3 孝道、家庭功能与国家认同

在国家认同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尤为显著^[9]。孝道作为德性和义务产生的精神渊薮，孝亲情怀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对塑造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就其伦理结构来看，“忠”与“孝”具有相通性，《论语·学而》有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经·广扬名》更直接指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把“孝亲”与“事君”紧密地结合起来，孝道由“善事父母”的元德衍生至“仁爱敬人”“移孝作忠”的全德，由笃厚情感的克己价值推扩到纯化情谊、经纶天下的社会价值。孝道从内而外衍生出“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不同层级所承担的伦理责任，通过“由家及国”的递推关系将个体对家庭、家族的热爱和对国家的热爱联结起来，塑造出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典型特征，最终凝练为“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奠定了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在社会格局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极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家国意识转化为现代国家观念。政治社会化理论通过社会调查和各种实验分析，发现儿童最早接受的概念、信息和情感成为后期“政治自我”的重要内容，如对祖国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不同党派的立场等^{[6]329}。孝道作为儿童在家庭中较早接受的伦理观念，可能通过家庭影响塑造国家认同。医学生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实施者，其职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国家认同感与孝道所承载的“家国意识”相契合，因此，孝道可能影响医学生国家认同，还可能通过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发挥作用。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医学生孝道水平越高，家庭功能水平越高。

H2：医学生家庭功能水平越高，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H3：医学生孝道水平越高，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H4：医学生家庭功能在孝道和国家认同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选取广西 3 所医学院校的在读医学生作为被调查者。调查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1 日—10 月 1 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 510 份。经过数据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 501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98.2%。纳入标准：①医学专业在读本科或专科学生；②自愿参与调查，并完整填写问卷。排除标准：①非医学专业学生；②问卷填写不完整，或存在异常数据（如规律作答、用时过短）。

2.2 研究工具

2.2.1 孝道

问卷由余益兵^[10]基于叶光辉^{[3]351}提出的双元孝道模型，并参考其他有关家庭孝道问卷编制而成。基于双元孝道模型编制的量表已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群体中广泛应用，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本问卷共 10 个条目，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惠关系和权威关系两个维度，前者如“父母生病时，子女要在身边照顾、服侍”“父母忙碌时，子女要主动分担一定的家务”，后者如“为了父母的心愿，子女要暂时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即使的确是父母错了，子女也不该当面纠正”等。采用 5 级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 1~5 分。在本项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9，两个维度分别是 0.898 和 0.931。

2.2.2 家庭功能

采用 Olson 在 1983 年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11]。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亲密度，聚焦于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二是适应性，关注家庭的灵活性与应对能力。这两个维度各由 10 个项目组成，采用 5 点等级计分，从“不是”到“总是”计 1~5 分，等级越高表示出现的频率越高，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为维度内项目相加后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家庭的亲密度或适应性状况越好。在此项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1，两个维度分别为 0.935 和 0.885。

2.2.3 中国国家认同问卷

由赵彤彤于 2023 年编制，共包含 12 个项目，问卷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爱国情感和爱国体验，爱国情感包含 7 个项目，爱国体验包括 5 个项目^[12]。两个维度均采用 6 点计分，从 1 到 6 分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说明国家认同度越高。在此项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2，两个维度分别是 0.950 和 0.849。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均值、标准差）和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相关性；进一步通过 Hayes 的 PROCESS 宏程序（Model 4）基于 Bootstrap 法（5 000 次抽样）检验变量的中介效应及其显著性。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 Harman 的单因子测试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特

征值超过 1 的因子共 6 个，并未发现只有一个因子被提取的情况。此外，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百分比为 32.77%，低于 40% 的标准阈值，这表明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不显著。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样本包括男生 116 人（23.2%），女生 385 人（76.8%）；年龄在 18 岁以下 7 人（占比 1.4%），18~19 岁 105 人（占比 21%），20~21 岁 369 人（占比 73.7%），22 岁及以上 20 人（占比 4%）；居住地为农村的 315 人（占比 62.9%），城镇的 99 人（占比 19.8%），城市的 87 人（占比 17.4%）。具体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n=501$)

| 变量 | 变量定义 | 数量 | 占比 (%) |
|-----|---------|-----|--------|
| 性别 | 男 | 116 | 23.15 |
| | 女 | 385 | 76.85 |
| 年龄 | 18 岁以下 | 7 | 1.40 |
| | 18~19 岁 | 105 | 20.96 |
| | 20~21 岁 | 369 | 73.65 |
| | 22 岁及以上 | 20 | 3.99 |
| 居住地 | 农村 | 315 | 62.87 |
| | 城镇 | 99 | 19.76 |
| | 城市 | 87 | 17.37 |

本研究对孝道、家庭功能以及国家认同三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孝道中的互惠关系 ($M=4.348$, $SD=0.607$)，权威关系 ($M=2.614$, $SD=1.081$)；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 ($M=3.758$, $SD=0.781$)，适应性 ($M=3.614$, $SD=0.712$)；国家认同中的爱国情感 ($M=5.652$, $SD=0.543$)，爱国体验 ($M=4.961$, $SD=0.737$)。如表 2 所示，孝道与家庭功能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r=0.531$, $P<0.001$)，即孝道水平越高，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水平也越高。同时，孝道与国家认同存在显著正相关 ($r=0.239$, $P<0.001$)，意味着孝道水平高，国家认同也高。另外，家庭功能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0.340$, $P<0.001$)，即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水平高时，国家认同水平也高。

表 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
| 1. 孝道 | 3.481 | 0.653 | 1 | | |
| 2. 家庭功能 | 3.686 | 0.718 | 0.531*** | 1 | |
| 3. 国家认同 | 5.364 | 0.531 | 0.239*** | 0.340*** | 1 |

注：***表示 $P<0.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SPSS 的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4 检验家庭功能作为孝道和国家认同之间中介作

用。在模型设定中，性别、年龄和居住地被纳入作为控制变量，并且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分析结果见表 3。

结果显示，孝道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关系 ($\beta = 0.215, P < 0.001$)，表明孝道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国家认同水平也越高，说明孝道在塑造个体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引入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后，发现家庭功能对国家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214, P < 0.001$)，表明家庭功能越完善，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越高。此外，孝道对家庭功能有正向预测作用 ($\beta = 0.586, P < 0.001$)，即孝道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家庭功能水平也越高。

表 3 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整体拟合指数 | |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
| | | R | R ² | F | β | t |
| 国家认同 | | 0.285 | 0.081 | 10.927 | | |
| | 孝道 | | | | 0.215 | 5.998*** |
| | 性别 | | | | 0.177 | 3.198** |
| | 年龄 | | | | -0.033 | -1.337 |
| | 居住地 | | | | -0.021 | -0.719 |
| 家庭功能 | | 0.538 | 0.289 | 50.393 | | |
| | 孝道 | | | | 0.586 | 13.744*** |
| | 性别 | | | | 0.044 | 0.664 |
| | 年龄 | | | | -0.054 | -1.824 |
| | 居住地 | | | | 0.024 | 0.679 |
| 国家认同 | | 0.375 | 0.141 | 16.198 | | |
| | 孝道 | | | | 0.090 | 2.196* |
| | 家庭功能 | | | | 0.214 | 5.861*** |
| | 性别 | | | | 0.168 | 3.128** |
| | 年龄 | | | | -0.022 | -0.898 |
| | 居住地 | | | | -0.027 | -0.921 |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进一步使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设置重复抽样 5 000 次，95% 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4 和图 1 所示，孝道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家庭功能产生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效应值为 0.125，其 95% 置信区间为 [0.080, 0.178]，未覆盖 0 点，说明中介效应统计上显著，且家庭功能的间接效应占到总效应的 58.14%。说明家庭功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孝道在塑造个体的国家认同过程中，不仅是直接影响因素，还可以通过改善家庭功能，进一步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

表 4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分析

| 中介效应路径 | 效应值 | Boot 标准误 | 95%CI | 相对中介效应 |
|--------|-------|----------|----------------|--------|
| 总效应 | 0.215 | 0.036 | [0.145, 0.285] | |
| 直接效应 | 0.090 | 0.041 | [0.009, 0.170] | 41.86% |
| 中介效应 | 0.125 | 0.025 | [0.080, 0.178] | 58.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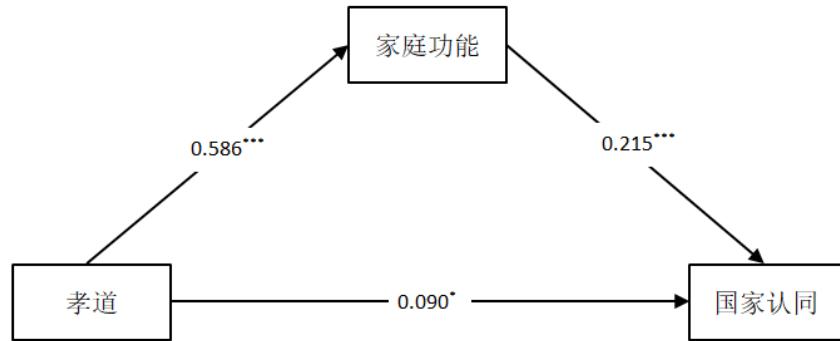


图 1 家庭功能在孝道和国家认同间的中介效应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01$

4 讨论

4.1 医学生孝道、家庭功能和国家认同现状

本研究发现,医学生孝道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状态,与其他研究中大学生的孝道水平相近。在孝道的两个维度上,医学生在互惠关系的平均分较高,权威关系的平均分较低,这一趋势与李启明^[2]关于孝道总体认同度的结论一致,表明孝道观念中“善事父母”的本意在当今时代仍然受到普遍认可,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自我意识转变,孝道观念中的盲目服从和表面恭顺认可度较低。此外,孝道的权威关系标准差较大,说明医学生在对父母的恭顺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根据研究结果,医学生的家庭功能整体处于较为良好的水平。在家庭功能的具体维度上,亲密性与适应性表现相近,反映出医学生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互动质量,与家庭应对变化和解决冲突的能力整体保持相对均衡。此结果与徐洁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其研究显示青少年的亲密度亦处于较良好的水平。

本研究还发现,医学生的国家认同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爱国情感与爱国体验。该结果与赵礼^[14]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医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符合大学生群体的整体性特征,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核心价值高度认可,对国家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深感自豪,并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与奉献意愿。

4.2 医学生的孝道、家庭功能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医学生孝道与家庭功能呈正相关,孝道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家庭功能水平,孝道不仅体现个体的伦理观念,还能促进家庭功能的优化,假设 1 得到验证。父母给予的情感支持、价值观传递、行为规范塑造对子女政治自我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个体在家庭中接受孝道观念的同时,也逐渐形成对国家的情感依附和文化认同,从而塑造国家认同。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医学生家庭功能的积极影响,即家庭功能可以正向影响国家认同,这一结论与董海军^[7]的研究一致,认为家庭中的民主氛围、亲密感受、沟通互动等能影响子女的国家认同,假设 2 得到验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医学生孝道可以正向影响国家认同水平,这一结论与李春玲^[9]的研究一致,孝道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伦理元素,也可以作为影响医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因素,对个体的价值观形成和国家认同建构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假设 3 得到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医学生家庭功能在孝道对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孝道依托家国情怀这一文化基因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内在关联,并发挥建构作用,孝道认同度较高的个体国家认同度也高,医学生对孝道的认同能够强化其家庭责任感和群体归属感,家庭价值观的内化进一步影响其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功能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介效应大于孝道对国家认同的直接影响。首先,家庭功能通过情感支持促进国家认同,民主型家庭氛围、开放式沟通和亲情互动使个体在孝道实践中增强社会归属感;其次,家庭功能通过行为示范塑造国家认同,父母在孝老敬亲、责任担当、公益活动中的表现使个体内化孝道^[4],并拓展至社会责任;最后,家庭功能通过规范教育巩固国家认同,代际教育、家庭仪式、口述历史等教育方式传承孝道^[9],使个体的孝道认同跃迁至家国共同体认同,而这一认同的本质即建立在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

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医学生受到“仁心仁术”“救死扶伤”等职业伦理的熏陶,而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孝道所倡导的责任意识、道德实践具有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使得医学生在职业认同、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与Chong等^[15]发现的护理专业学生的护老态度对未来工作意向有影响的结论一致。因此,医学生的孝道观念不仅影响其家庭责任意识,还可能延展至社会责任意识和国家认同。

4.3 强化医学生国家认同的途径

第一,厚植医德教育文化底蕴。立足孝道传承与医德培育契合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医学生医德教育,通过优化课程体系、营造良好环境、创新教育载体,培养医学生对医德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首先,在课程体系方面,以“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深化医德教育。在思政课中,引入孝道文化、仁爱精神和医道伦理,通过经典研读、案例分析和专题讨论,强化“孝亲敬长”与“医者仁心”“家国情怀”的关联。在医学专业课中,结合《黄帝内经》《千金方》等典籍,阐释“医乃仁术”“习医疗孝,以医进德”等传统医德思想,引导学生融会专业知识与传统医学伦理。在人文医学课中,设置“中华医德文化”专题,结合古代名医案例和当代医德实践,以角色扮演、临床模拟等方式深化医德情感认同。其次,在教育环境方面,厚植传统文化底蕴。通过医德文化长廊、医者雕塑等让学生直观感受医德文化精神,组织医德讲座等活动,培养职业道德观念。最后,在教育载体方面,拓展医德教育平台。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发医德文化微课,利用新媒体传播医德文化,增强医学生的文化认同,结合虚拟仿真实验、沉浸式情境教学、交互式教学等手段提升医德教育体验感。

第二,重视家庭功能发挥。通过亲情滋养、实践涵养、信念陶养,引导医学生在家庭孝道实践中实现从孝亲到爱国的情感迁移。亲情滋养依托和顺美满的家风,以说理引导、积诚感化、情感对话、口述历史等方式,弘扬孝老敬亲、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等传统家庭美德,使医学生在亲密的家庭互动中感受孝道温度。实践涵养通过父母率先垂范、家庭聚会、庆典仪式、敬老探访等方式,鼓励医学生主动承担长辈健康管理职责,推动孝道由家庭伦理延展至医学职业伦理。信念陶养基于“忠孝一体、修身齐家”的价值逻辑,依靠家国文化学习、历史认同教育、医学经典共读、意义物品训诫等途径,深化孝道与国家认同的内在联系,塑造医学生坚定的职业精神与社会担当。

第三，拓展社会实践平台。依托医教协同、校社共建和公益服务，引导医学生将孝道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增强职业责任感与国家认同。在医教协同方面，通过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实践，将尊老敬老的职业伦理融入安宁疗护、家庭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实践环节，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在校社共建方面，推动高校与社区医疗机构合作，构建社区临床实践体系，鼓励医学生对接社区家庭、建立健康档案、参与慢病管理和居家医疗，深化其对基层医疗体系的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公益服务方面，推动医学生参与乡村义诊、健康扶贫、智慧医疗等活动，使孝道精神在医疗服务体系中落地生根，让医学生在服务人民健康福祉的过程中体悟“医者仁心”的职业使命。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在未来研究中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在测量方法方面，对孝道、家庭功能和国家认同的测量均采用自评问卷，医学生在自评时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赞许性，未来研究可引入行为实验、内隐测试等客观测量方法，以减少社会期望效应的干扰。二是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为横断研究，虽然在中介模型建立前，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假设，但尚不能完全确定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未来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追踪变量变化，对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进一步纳入适当的调节变量，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度。三是在样本代表性方面，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样本广泛性有限，今后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并采用更具代表性的随机抽样方法，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5 结论

医学生的孝道、家庭功能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孝道观念显著正向影响医学生国家认同，而家庭功能则显著正向预测其国家认同，并在孝道与国家认同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表明，在医学教育中，孝道通过家庭情感与责任意识的联结延伸至“家国使命”，印证了“家国同构”的文化逻辑与现实价值。因此，优化家庭功能、提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成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抓手。孝道融入家庭伦理与健康中国建设，能够深化医学生对“个体-家庭-国家”责任链条的体认，进而强化其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2]李启明.社会转型背景下孝道观念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青年研究,2020(3):23-31.
- [3]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4]陆彩霞,姜媛,方平.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孝道及心理机制[J].心理学探新,2019,39(2):146-150.
LU C X, JIANG Y, FANG P.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J].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019,39(2):146-150.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7]董海军.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政治制度认同的影响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5(7):103-107.
- [8]马振清.当代政治社会化基本理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 [9]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

- 据[J].中国社会科学,2018(4):132-150.
- LI C L, LIU S L. Factors affec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for 2013[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4):132-150.
- [10]余益兵.中学生社会适应状况的评估及其家庭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D].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2009:71.
- YU Y B. The assessment of social adjust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family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D].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9:71.
- [11]OLSON D H, RUSSELL C S, SPRENKLE D 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VI.theoretical update[J].Family Process,1983,22(1):69-83.
- [12]赵彤彤.青少年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的纵向中介作用[D].重庆:西南大学,2023.
- ZHAO T T. The current national identity state of adolescent and its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on role of self-esteem[D].Chongqing:Southwest University, 2023.
- [13]徐洁,方晓义,张锦涛,等.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情绪问题的作用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24(2):79-85.
- XU J, FANG X Y, ZHANG J T, et al. Effect mechanism of family functioning on adolescent's emotional problem[J].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2008,24(2):79-85.
- [14]赵礼,管健,黄明珠.国家认同、国家信心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J].青年研究,2022(4):60-69.
- ZHAO L, GUAN J, HUANG M Z. 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confidence and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J].Youth Studies, 2022(4): 60-69.
- [15]CHE C C, CHONG M C, HAIRI N N. What influences student nurses' intention to work with older people?a cross-sectional study[J].Internatio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18,85(6):61-67.